



我们常常谈到性格与命运的关系,这在陶渊明身上尤其能够得到印证。从文章和诗句里看,诗人是一个简朴、收敛、躲避和小心的人。这种性格保护了他也长期局限了他,像一个牢笼一样约束着他。他几欲冲破,甚至独自写下“刑天舞干戚”、“丈夫志四海”这样的句子。这是怯懦的反面,是内心里生成的另一极,是对于现实生活和人生处境的一种心理补偿,而不在于展露雄心壮志、勇猛驰骋的豪情和抱负。当“性刚”与拘谨的行为形成极大反差的时候,也就产生了张力,这种张力必然加剧他的痛苦,强化他的反思。表达在诗章里,常常是感叹自己时运不济,说自己“有志不获骋”,不能够把纵横驰骋的心愿化为行动。在这方面,陶渊明的态度并不暧昧,是很清晰很直接的。

再有一点让我们不能忘记的,是陶渊明虽然在诗歌艺术上取得了辉煌成就,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赞誉,但对于当年的诗人来讲,这些文字却远不是留给别人欣赏和炫耀的“作品”,而只是他个人的一种排遣、自慰、总结和反省的方式,是这个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文字。他的写作就像饮酒一样,能够安慰个人的灵魂,帮助自己度过艰难的人生。

在诗人自己的总结和判断中,无论是文章还是当世事功,业绩差不多都几近为零。就像他干干净净的文风一样,就像他个人贫穷潦倒、家中没有多余的财物一样,诗人真的认为自己是那样苍白和单调,什么都不会留下来。他的精神和整个行为所焕发出的思想意义、标本意义、榜样力量、感召后人的所有元素,都是后来者总结和分析出来的,陶渊明在当年是无法体察也无法想象的。他个人既不能感受自己创造的光荣和伟大,也不会在意全部行为的后世意义,而只是享受和忍受着具体生活细节的欢乐、繁琐和痛苦。

苦难对于陶渊明是无边的,这无边

因为平凡 所以伟大

苦难所放射出的精神的光辉,都是后人站在遥远之地才能看到的。对于我们来讲,这既是一笔了不起的遗产,也是一个深刻的警示和感动。这是诗人必将付出的人生代价,也是他用整个生命做出的贡献。陶渊明被一种文明所培植,这使他不得冲入“丛林”,没有以自己的动物性展开一场生死对决。

无论是文功还是武治,无论是社会层面还是其他,“丛林法则”近乎一个永恒的人类法则。即便是可以预见和想象的将来,我们也都仍然看不到这个法则的消亡,仍然看不到人性中动物性大部泯灭的那一天。

无论古人还是今人,那种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”的恒心和意志,都是壮烈和伟大的。我们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遥望陶渊明,感受陶渊明,理解他的艰难和卓越。

在魏晋时期,无论是“竹林七贤”还是其他一批知识分子,都继承以往并进一步创造了个人生活。既有创造,也就伴随了一系列价值判断。陶渊明比起他们多了什么又少了什么,有何不同,这也是我们的题中应有之义。

许多时候我们一谈到陶渊明就会将其简化为回归自然、悠然闲适。鲁迅先生曾批评说,陶渊明也不尽是那样,正因为他“并非浑身是静穆,所以伟大”。鲁迅很欣赏陶渊明摆脱社会黑暗之后所获得的精神自由,从个人自由意志的角度,他是喜欢陶渊明的。鲁迅同时又对于陶渊明所获取自由的这种归隐的方式、从个人之于社会的角度,并不十分赞同,才特别将他豪放大胆的一面指示出来。

我们不能因为个人的趣味和愿望,只把诗人身上的某一部分抽出和剥离。把他化为一个单纯的符号是再容易不过了,但这实在不能囊括全部的陶渊明。我们必须把他放到魏晋这片“丛林”里面去考察,放到当时知识分子的千姿百态中去研究。这样做的结果,就不会只是“悠然见南山”,不会面对这位田园诗人最后饥饿而死的悲惨命运感到惊讶和不解了。

大妹

姚关伦

经营几百种商品,直到公司转型而退休,也没出过一次差错,她兼任的指标员工作也月月获得好评。

大妹在单位是踏实工作的业务骨干,在家中是无所不能的顶梁柱。她为了家庭,任劳任怨,还孜孜不倦地学习新知识。她会修理家用电器的小毛病,会使用榔头、锯子、电笔等工具,会修理抽水马桶。有一年暑假,上大妹家附近学生家访问,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,我急匆匆奔向大妹家躲雨,门开着人却不在,过了十来分钟,大妹像落汤鸡一样跑进屋,她说刚才在屋顶更换有裂缝的平瓦,我大声责备她:“你不要命了!快去洗澡换衣裳!”就是那一天,她作出了翻建新房的大胆决定。为此,她下班回家加紧编织手工活以

增加收入,后来为了还债,退休第二天就去装潢市场打工,一打就是十年。

长期的劳累,大妹终于病倒了。2013年2月在华山医院动了胰腺癌手术,大妹勇敢地与病魔搏斗,闯过了胰腺癌术后平均5个月的生存期,医生说她创造了奇迹。可是后来病况急剧恶化,病灶大面积转移,命悬一线。大腿骨折的我躺在床上一着急,只能让妻子每天熬一碗枫斗虫草汤送去。意想不到是,大妹坐着轮椅,由二妹和护工推着来看望我。病人膏肓的大妹佝偻着蜷缩在轮椅上,短短几分钟的兄妹见面犹如生死诀别,眼泪模糊了我的双眼。我得到的消息越来越揪心,一天三针吗啡已不起作用,但是她拼命坚持着,她对探望的亲友断断续续说,她要硬撑到外孙女大考结束。

大妹啊,我多么希望时光倒流,让你穿着花衣服为我们唱一首《小燕子》,像小时候那样翩翩起舞。

老汇大楼,即上海大厦能与它比肩。国际饭店真是鹤立鸡群!风很大,过了登顶远东第一高楼的眼瘾,我就下楼了,连照片也没有拍一张。

关于国际饭店的旧事很多。1934年大楼建成时称为“四行储蓄会大楼”。原因是大楼由金城、盐业、中南、大陆四家银行即“北四行”组成的四行储蓄会投资兴建的。由于它紧贴的黄河路当时叫“派克路”,所以上海人也曾称其为“派克大楼”。国际饭店建设初衷是当银行大楼,当作酒店是后来的事。

再说国际饭店的“最高”。国际饭店始建于1931年,建成于1934年,

由于面朝大海,青岛冬天来得晚。省城济南入冬的时候,这里仍是秋天。但天气到底一天天变冷了。

一夜冷雨敲窗,翌日早上出门,只见校园那条路两侧的枫树叶落了一地。深红色的、浅红色的、红黄相间的、红黄莫辨的……或一片片贴在路上,或一叠叠铺在路旁,令人不忍落脚。而一抬头,雨后的晨光正一缕缕射在枫叶上,光影斑驳,玲珑剔透,恍若置身梦境。再往前走就是高大的悬铃木了。夜

扔家电

童孟侯

30年前,跑远洋的海员,尤其是跑日本的,他们家里的“装备”真叫人羡慕,家用电器几乎是全套的:空调、电视机、音响、洗衣机、录音机、吸油烟机……一般中国家庭想买一个四喇叭的日本录音机,要花半年多的工资,汗一身。

我也是海员,可是我的社会关系太复杂,不能随船派出去跑远洋,只能在东海南海黄海跑一跑。船队领导说了:万一童孟侯跑了怎么办?跑到他美国姐姐那里去了怎么办?跑到台湾他哥哥那里去怎么办?

我的那些跑异国的海员兄弟告诉我:我们的家用电器大都是从日本捡来的。

在日本,家用电器坏了,或者还没坏想换一台

飘落之光彩

林少华

雨洗去叶片的尘埃,增加了叶片的润泽,在清晨的阳光下更加显得五彩斑斓,闪闪生辉。粗大的枝条左右交叉,编织成幽深而璀璨的长廊。间或有一两片款款飘落,宛如思凡仙女的彩裙。悬铃木尽头,一棵挺拔的银杏树守在老外语楼前。那是我熟悉的一棵银杏。十年来,它看着我坐在教室里上课,我看着



新的,旧的那台不能随便往垃圾桶里扔,每个月有规定,哪一天可以扔,哪一天可以扔哪一种家电。于是,到日本打工的中国留学生就去捡旧家电,放在租来的屋子里,用起来很称心。于是,我们的海员就到马路边去背旧家电,背到码头往船上一放,就随船回国了。

没想到30年以后,我们也碰到一个头疼的问题:扔家电。我侄女在外资企业工作,三万块一个月,可她还是住在老公房的顶楼,还是买不起高档小区的住房。那天,她订了一台空调,要换下那台旧的,于是到街角找到一个收旧家电的,要卖给他。那人爬了六楼,看了看旧空调,说:50块钱吧。侄女说:这台空调没有坏,只是功率不足而已。

那人说:坏不坏都是50块,我们把它背下楼,只是把里面的铜线拆下来卖钱,其他没用。侄女说:好吧好吧,50块。你等一会儿,我这里还有一个29英寸的电视机,还有一个玻璃大茶几,还有一只簇新的三人沙发,还有一个实木的五斗橱……都卖给你吧。想不到那人摇摇头:不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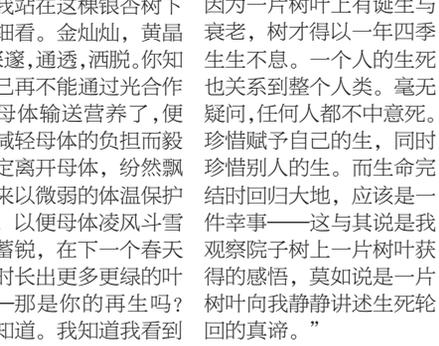
侄女说:为什么不?那人说:你的电视机那么厚,那么重,早就淘汰啦,你的五斗橱至少用了10年,太老式了,这些东西你卖给我,我卖给谁去?

侄女退了一步,说:便宜一点卖给你好了。那人说:好吧,那你给我300块吧。

侄女以为听错了:啥?我给你300块?你给

的,是你此刻正在展示今生最后的辉煌,以此举行告别母体的庄严仪式。它不仅银杏,枫树、悬铃木等许多树木的叶片尽皆如此。人是不是如此呢?我猜想也是如此。如果把人世、把世界比作一棵树,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即是一片树叶,总有一天褪去生机勃勃的绿色,而逐渐变老变黄,最后悄然飘落。什么时候飘落诚然重要,但同样重要、甚至更重要的是飘落前展示怎样的光彩。

最后我想引用已故日本大画家东山魁夷先生的话结束这篇短文。先生在《一片树叶》那篇散文中这样写道:“一片树叶的飘落决不是无意义的,而同整棵树的生命密切相关。正因为一片树叶上有诞生与衰老,树才得以一年四季生生不息。一个人的生死也关系到整个人类。毫无疑问,任何人都不中意死。珍惜赋予自己的生,同时珍惜别人的生。而生命完结时回归大地,应该是一件幸事——这与其说是我观察院子上一片树叶获得的感悟,莫如说是一片树叶向我静静讲述生死轮回的真谛。”



探幽图 (中国画) 朱忠民

我300块嘛!那人说:拉出去处理掉,不能当建筑垃圾。不但麻烦,还吃力,还赚不到钱。我不要了,这些家电你留着吧,或者叫别人来收吧,我只需要空调。

侄女只能投降:好吧,扣掉空调的钱,我给你250块,你帮我搬走吧……

后来侄女到我家来送中秋月饼,问我:有没有穷一点的国家的海员过来,把我们的家电都背回去呢?

原来地下还有2层,一共24层。上海的中心在哪里?就在国际饭店!1950年上海市测绘部门将国际饭店定为上海“原点坐标”,至今上海市地理坐标原点(0,0)仍在国际饭店。理由很简单,当时国际饭店鹤立鸡群,从各个方向都能看到它,便于测绘。如今走进国际饭店底层大厅,电梯前有一个玻璃罩着的方形平台,里面有一个直径约1米的半球,它的上面正对着大楼顶上的中心旗杆。这就是上海的地理测绘原点。所有的上海地图都以国际饭店的原点为中心绘制。

每一次走进巴金故居,都如同接受灵魂洗礼。

那一幕定格在我的记忆里将近60年了:五岁的大妹穿着妈妈的碎花单衣,在屋后的空地上唱着跳着,一双小手抖擻着宽大的袖子向前奔跑,仿佛正在学飞的小燕子。她看到放学回来的我,拉着我的手仰起小脸说:“阿哥,幼儿园老师今天教的,我跳得好不好?”

命运不让小燕子飞出家乡。16岁那年大妹连初中也没有读完,便跟随我下乡当农民。她很快和老队长的女儿取妹结成朋友,一起出工学农活,一起结花编。她吃得刻苦,肯舍力气,又不甘人后,插秧挑稻样样不落,不到两年就个子比她高半个头的取妹一样的工人。

大妹在农村足足战天斗地了整整8个冬夏,年年分红,好强的她总是全公社女知青的第一名。

大妹上调到了供销社,先是进了点心店,每天三点钟出门,从来没有迟到一分钟;余油条烘大饼做馒头,一学就上手;不久改任售票员。棉布店有个老职工退休了,门市部主任向社领导点名要我大妹调过去。她果然不负所望,不到半年就成了众人称赞的“一剪准”——她将顾客选中的布匹扛上柜台,抖落几下,取出尺子一量,张开剪刀,一阵咔嚓咔嚓,所剪布段,不差分毫,顾客啧啧称赞。我曾经悄悄去看过她的“表演”,不禁对大妹刮目相看。

后来她调入县百货公司工作,大妹所管的柜台

